

龙游荒野 上

司马紫烟



荒野游龙_上

司马紫烟

北方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八·哈尔滨

责任编辑：三 暇

封面设计：王玉泉

荒野游龙（上集）

Huang ye You long

司马紫烟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哈尔滨市道里地段街179号）

呼和浩特市印刷厂印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印张：15 字数：325千字 印数：1-100,000册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一次印刷

ISBN7-5317-0159-6/I · 160 定价：3.50元

第一章	京华烟云	(1)
第二章	钗光鬓影	(38)
第三章	神兵被盗	(75)
第四章	细话太极	(110)
第五章	蛛丝马迹	(145)
第六章	抛砖引玉	(179)
第七章	鞠躬尽瘁	(212)
第八章	赌场结义	(240)
第九章	意料之外	(276)
第十章	初现端倪	(309)
第十一章	张罗布网	(342)
第十二章	脂粉陷阱	(376)
第十三章	凤钗之谜	(411)
第十四章	层层疑云	(445)

目 录
上 集

● 司马紫烟 ● 著
● 荒野游龙 ●

第一章

京 华 烟 云

天色微曙，春寒料峭，广安门外芦沟桥畔的一座小四合院前驰来了一骑快马，直越进爬满牵牛花的竹篱围，马上下下来一个汉子，疯狂地敲着厚厚的木门，吵醒了三个人的好梦！

起来开门的是一个二十上下的大姑娘，一面用手梳理着蓬蓬的乱发，一面打量着门外气喘喘的汉子诧声问道：“杜九！又出事了？”

被称为杜九的汉子惶急地点点头，然后又匆促地道：“快请谢大哥出来，这次又不知道闹到哪一家……”

少女还来不及追问详情，西屋里走出一个三十刚出头的精壮汉子，一面用手扣着外衣的纽子，一面沉着地问道：

“杜九！是不是跟从前一样？”

杜九抱抱拳打了个招呼，然后拧紧双眉道：“是的！只是更下作了一点，两个人赤条条地被捆在一起，吊在西直门外的大柳树上，幸好兄弟们发现得早，只有几个卖菜的乡下人看见，已经关照他们不许声张……”

壮汉点点头，然后问道：“你怎么处理的？”

杜九应声道：“那里刚好靠近刘得泰的家，小的把他们解下来，借了条棉被裹着，放在炕上，等您去处理！”

少女在旁不禁出声叱道：“该死！你为什么不把他们分开，还让他们放在一起？”

杜九苦着脸道：“大姑娘！你不知道，小的可再不敢随便动手了，上次糊里糊涂的想动手救人，解错了穴道，把谈侍郎家的五小姐弄成了残废，幸亏人家为了怕声张出去丢人，没有追究，否则小的有十个脑袋都保不住……”

这时壮汉已扣好衣襟，沉重地一叹道：“这是第四起了，真不知是哪路人物跟我过不去，玩出这一手坑人的把戏，到现在连个影子都摸不着。茜妹！回头你再求求四叔，请他老人家帮帮忙吧！”

东屋里响起一个苍老的声音道：“别求我，我早就声明过绝不管你的事！”

壮汉苦着脸道：“四叔！您老人家不肯出头，侄儿这块招牌就砸定了，往后还怎么混下去！”

苍老的声音咳了一声，吐出一口痰，然后淡淡地道：“文龙！我早就劝过你，报恩的方法很多，不一定要在六扇门里混，这是最容易得罪江湖朋友的地方！”

壮汉依然低声下气地道：“四叔！您明白小侄的苦衷，并不是小侄喜欢揽这份差事，完全是先父的遗命，谁会想到龙大人征西归来，会自告奋勇地请任九门提督呢？而且还硬把总捕头的派令送上门来，现在只希望您看在死去的先父份上，帮小侄一个忙……”

屋中的老人好象生气了，大声喝道：“若不是念在跟你老子的一段交情，我连你们家都不愿意住下去，别再说了，你既然有兴趣接受这个差使，自然也该有本事去担起责任，除非有一天你被人杀了，我老头子一定出面替你报仇，否则我

绝不插手管你的事！”

壮汉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朝少女使使眼色，意思是请她再帮忙求屋中的老人，然后就匆匆出门去了。

杜九还是骑着他自己的马，壮汉却到后院牵出他的大青骡，两人急急忙忙地向城中驰去。

壮汉名叫谢文龙，是武林名宿追风铁骑谢万里的独子。谢万里在二十年前，曾经以一手穿云梅花弩，三十六路铁骨掌，以及一柄九环金刀，饮誉武林，创下赫赫盛名，却因为嫉恶如仇，结下不少仇家。

结果为黑道中的仇家所诬陷，硬咬一口，说他是打劫军饷的大窝家，被官中行文通缉，幸而征西将军龙锦涛明白事理，知道他是个血性汉子，不会做出这种事，甘冒大不韪替他奏本洗脱，一肩担承他的清白！

谢万里才得以脱身囹圄，骑着他那头追风铁骑大青骡，四下探访，终于找出了诬陷他的仇家，经过一场浴血苦斗后，虽然把仇家都杀死了，带着两名活口送官，洗清了本身的冤枉，却也因为受伤太重，变成了残废，回家息隐了五年，一病不起！

念及龙大将军的知遇之恩，才遗命独子谢文龙舍身以报，可是谢万里死的时候，谢文龙才十六岁，正在练武的紧要关头，无法抽身往报，等到龙锦涛西征凯旋归来后，谢文龙虽然学成了，却又无从效力！

五年前龙锦涛自动请命为京师九门提督，才下了一封聘书，叫谢文龙出任为提督衙门的总捕头，这是个很麻烦的差使，因为九门提督职掌京畿的治安，什么事都得管，尤其是京城的王府家将，显宦子弟，没有一个不好事的，聚众殴

斗，争风闹气是家常便饭，后台又硬，不管有亏职守，管了容易得罪人，更难的是许多大宅府护院教师，多半为江湖知名之士，争胜斗狠，层出不穷，惹上他们更麻烦！谢文龙由于父命难违，勉强地接受了下来。

幸好龙锦涛颇得帝心，在朝红得发紫，谢文龙家学渊源，身手不凡，得罪了江湖朋友，他自己顶得住，得罪了显宦门第，龙大提督抗得起，所以五年来总算还很愉快，把京畿治理得太平无事。

当然大家不是真怕他，尤其是一些江湖成名的武师，怎肯在一个后生小辈的手里认输，可是他们都忌惮着另一个难惹的人物，不得不忍气吞声，那就是住在谢家的老头儿——“无影神拳”晏四。

晏四是与谢万里齐名的江湖奇人，一手无影神拳打遍天下未遇敌手，脾气古怪，却偏偏与谢万里投了缘，结成莫逆至交，谢万里弃世时，晏四千里奔丧，一面督导谢文龙勤练先人绝学，一面帮着教导故人的唯一爱女谢玉茜。

晏四虽不满谢文龙投身公门，可是住在谢家，一般江湖人对这个老怪物相当头痛，不得不对谢文龙也留些分寸！

谢文龙仗着先人的武学，加上家里的一块硬招牌作靠山，居然名动京畿，赢得“铁面神捕”的封号。

那是因为他享承了谢万里嫉恶如仇的性格，人又比较聪明机警，办起事来铁面无私；才得来的绰号！

对武林世家子弟来说，这个外号近乎侮辱，因为六扇门乃是是非之地，虽掌执法之重任，却为侠义道所不齿！

可是谢文龙没有闯过江湖，一出道就干了这份差事，也无法不承认这个外号。只得红着脸硬认了下来，所幸龙大人知

道他并非为贪图那份薪银才干这个差使，对他相当器重，私下把他当作亲近的子侄，当着人也是亲匿地称呼他的名字，使他不好意思辞职。

平静地过了五年，上一个月却发生了几件令他十分扎手的怪事，首先是天桥的先农坛上黑夜被人放了一男一女，捆上了手脚，并头躺在一起，结果查出来女的是京兆尹方大人的千金，男的是方府的书童。

方小姐平素就跟这个书童有点不干不净，两个人大概是相约私奔，被人逮着了，双双捆放在先农坛上，人发现后送到提督衙门，龙锦涛附了一封便函将人送回方府，严斥方大人注重家教，京兆尹惹不起九门提督，虽然后来问清了不是那回事，但却也不敢声张！

第二次事件发生在十天前，在猫儿胡同的燕子窝里多了一个妓女，陪着一个镖行伙计睡在床上，那个镖伙头那天晚上包了一个叫做月月娇的流莺，醒来时发现身畔换了人，而且是个很漂亮的大妞儿，认为艳福天来，正想再享受一下，幸而扫地的老妈子发现月月娇睡在大门口，叫唤起来，才打破了他的春梦。结果查出女的是御史王大人的千金小姐，被人用闷香迷住了，不知怎么移到此地来了！

同时月月娇如何被人由床上移到大门口的也无人知情，谢文龙知道事情有点不对劲了，王御史家教极严，门中的女儿绝不会做出那种勾当，更不会偷跑到那种地方去！这一定是有着江湖人在中间弄鬼，同时王御史居官方正，朝中同寅开罪了很多，推断可能是有人主使其事以泄私愤，只好偷偷地把王小姐送回去，而且假造了一篇话，说是有江洋大盗夜入王府偷盗小姐，被提督衙门缉住送返，同时还在死囚牢中

处死一名待决的囚犯作为证据。

王御史为着门风，非常感谢他们隐瞒住这件事，而且王小姐被迷昏之后，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总算不了了之，然而龙锦涛已经很注意这件事，叫谢文龙细心查访。

王家的事还没有弄明白，三天前又发生一件怪事，清早，谈侍郎在上朝时偷偷告诉龙将军说家中丢了一个女人。

而提督衙门的捕快杜九却在巡夜时，在关帝庙后的广场上发现了一对男女相拥，男的是关帝庙的火工道人，女的却遍体罗衣，不知姓名，杜九喝问半天，二人仍是相拥不放，等他扯开时，才发现两人都被点了穴道。

杜九心切救人，连忙用推拿法解穴，可是那两人被点的穴道手法十分怪异，推拿的结果，男的变成了哑巴，女的成了瘫痪，同时因为解救不得法，把原有的制穴之处也弄乱了，查不出来龙去脉！

谈侍郎前来认人，顿时脸色大变，只说是家中的一个丫头，把人带了回去，没有继续追究，可是龙锦涛却认得是谈家的第五个女儿，相互为了脸面攸关，大家都装作了不知道，事情没闹大，龙锦涛却担了心！

一连串的事故都出在官府的闺女身上，有一个人不怕丢脸闹了出来，九门提督的担子就不轻！

谢文龙也知道情形越来越严重，更因为谈小姐是为点穴手法所制，绝非寻常江湖人所能为之，可是又摸不出一点头绪，只有回家请晏四出头探访一下，因为晏四是个老江湖，也许能摸出一点门径。

想不出晏四一口拒绝了，而且还说这是他得罪江湖朋友太多，人家是故意前来找麻烦，劝他急流勇退。

旧案未清，谢文龙怎么样也不好意思打退堂鼓，一面吩咐下人加意寻访，一面祈祷别再出事，想不到今天又发生了第四件案子！

他的大青骡是父亲的坐骑传下来的异种，脚程与耐力尤胜于骏马，谢万里的追风铁骑之名就是因此而得，放警疾驰，把杜九远远地丢在后面，没有多大工夫，已经赶到了西直门外！

外班捕手刘得泰正焦急地伫候在他的矮平房门口，见到谢文龙后，立刻赶上来，接住他的缰绳道：“头儿！您可来了！这次闹得更象话了！”

谢文龙急急地推门进屋问道：“人怎么样？”

刘得泰压低嗓子道：“绳子解开了，人还在一起，兄弟不敢轻动，不过看情形不太对，好象有血……”

谢文龙不禁一怔，刘得泰用更低的声音道：“血是在他们下体流出来的，多半是那个男的，看来好象是断了气似的，以前还没有出过人命，这次……”

谢文龙急躁地道：“别费话了，人在哪里？”

刘得泰用手一指边屋道：“在里面！”

谢文龙正想掀开门帘进去，忽然又止步问道：“左邻右舍知道这件事吗？”

刘得泰笑着哈哈腰道：“头儿，咱们都是老公事了，还能这么不解事吗，清早时杜九哥来一叫门，兄弟知道就又有文章了，连兄弟的女人都不敢让她知道，就赶她到西城雇车去了，兄弟想不管死活，总得拖走的……”

谢文龙这才点点头道：“干得好！龙大人已经交代下来了，若是把这件事办出个眉目，每个人加发半年的薪俸，看

在银子的份上，大家多留点心！”

刘得泰苦笑一声道：“头儿！这几年兄弟们跟着您，不知道沾了多少光，要是换在别人手中，出了这么大的事，提督大人的顶子保不住，咱们的板子也挨不完，因此兄弟们倒不想贪图赏金，只希望您能早点找到线索，把这案子破了，免得大家老是提心吊胆的就够了！”

谢文龙一皱眉头道：“老刘！你的话太奇怪了，怎么是沾了我的光呢？”

刘得泰笑道：“头儿！您不知道，这提督衙门的差事，真不是人干的，京都地大人杂，出了事儿不管不行，管了又惹不起那些主儿，要不是您在外面的字号叫得开，弟兄们哪能如此太平，尤其是一月前出了方大人的那件事后，接二连三地发生这怪事，幸亏您处理得当，才没让事情闹开来，否则提督大人在皇上面前再红，只怕也是吃不了兜着走！难怪大人对您这么器重……”

谢文龙一肚子烦恼，实在懒得听这些废话，乃一挥手道：“别混说了，在外面好好地守着！”

刘得泰哈腰答应，他才掀开帘子进了屋子。这是刘得泰夫妇俩的卧室，收拾得倒还齐整，大砖炕上用棉被盖着两个拥成一堆的人，露出了一绺乌黑的长发。

谢文龙将棉被揭开，眉头又是一皱。他今年三十一了，因为练武功的关系，还守着童身，从没有见过这种猥琐的情状，两个人赤条条地拥在一起，四腿交缠，那样子让人看了就会心头别别乱跳。

谢文龙却没有那些欲念，因为他鼻中嗅到了一股血腥味，榻上的垫褥也是一滩殷红。

由于上一次的教训，他也不敢轻易动手，首先按了一下两人的脉息，女的倒还正常，男却已奄奄垂毙。

于是他迅速作了个决定，反正这男的已没有救了，不妨先在他身上作个探测，用手扳开了男的手臂，把纠缠的两个人分开了，眉头皱得更紧了。

因为他发现这男的身体相当结实，手脚处青筋堆起，不但象练过武功，而且内功都还有相当基础！

小腹上有一处伤口，似为利器所刺，入肉很深，将肾下精道割断了，而且是刺伤后再与女的捆绑在一起的。

谢文龙总算放了一点心，虽然不知道这两人是谁，但是那女的无疑又是大家的小姐，照情形判断尚不致受辱，否则他就很难交代了！

男的未经几下翻弄，伤处血如泉涌，渐渐的没气了。谢文龙心中却暗自震惊，因为由这垂死的男子看来，那下手的人不但是个武林高手，手法更相当出奇！

他一定是先点了男的穴道，然后再割断精管，而且点穴的手法极似陈家沟太极门的路数，所以才能逼住血脉，使血液不流出来，直到被人移动后，冲撞血脉，解开了制穴之处，血水方喷射而出。

放过死去的这一个，他又去察看那女的，年纪约在二十三四，姿容秀丽，平时定然养尊处优，所以皮肤才那么细嫩，身材很丰腴，怀中被移开了，却仍保持着原先相拥的姿势。

小腹上一滩红血，是从男的伤口处沾染上的，谢文龙这时也顾不得什么嫌疑，抓起被单先将血液擦拭干净，然后伸手在她身上每一处穴道上轻轻地按摩着。

良久，谢文龙困惑地吐了一口气，几乎有点不信，他幼稟家学，更得到无影神拳晏四先生的精心指导，对于天下各家点穴手法都颇有深知，因此一眼就可断定这女子是被人点住了穴道。

可是他诊视的结果却没有一点反应，难道那下手点穴的人竟用的是超出他所知的手法吗？

文龙在屋子里连转了好几个圈子，他又回到那女子身边，虽然屋里没有别的人，他伸出去的手却不禁有点颤抖。

这是最后的一个可能，还有左右将台穴未经试探，可是这两处穴道逼近乳根，在武林的习惯上，即便是黑道中也不致于对女子的这个部位出手！

手指碰在柔润的乳房上，使得这个不解风情的鲁男子心头也有点异样的感觉，然而他的眉头却为之一展，他毕竟找到制穴的所在了！

可是他舒展的眉头很快又聚拢了，因为他感觉到这制穴的手法确实不可思议，寻常点穴的部位应该是向上凸起的，现在他却摸到了两个凹下的小潭！

普天之下，只有一种手法与今天的情形相似，那叫做逆穴，完全是与一般的点穴法背道而行，可是这种手法已经绝传多年了！

凭着听来的一点知识，他还不敢过分确定，只好再进一步做个试验，俯下身子，用嘴唇对准那个小潭，再用舌尖探准部位，然后默运真气，缓缓地向外吸。

慢慢地，凹下的小潭平复了，那女子的半边身体也起了轻微的动作，谢文龙心中一喜，连忙在另一边展开同样的动作，等他抬起头来时，那女子乌溜溜的眼睛正疑惑地对他望

着。

谢文龙倒是有点手足无措，呐呐地道：“小姐……”

那女子忽地坐起身来，发现自己没穿衣服，再一看旁边躺着个血淋淋全身赤裸的男人，不禁脸色苍白，大声叫道：“强盗杀人了……”

叫完她竟又骇绝昏迷了过去，外面的刘得泰连忙挺着一口单刀进来慌声问道：“强盗？在哪里？”

谢文龙怒声喝道：“混帐！有我在这儿，还用得着你来捉强盗！”

刘得泰看看屋里的情形，才知道自己太莽撞，红着脸讪然赔笑道：“对不起，头儿！公事饭吃久了，就是这个德行，一听见有人叫强盗……”

谢文龙忙挥手道：“去看看你老婆雇的车来了没有，来了叫他们在门口等着！”

刘得泰的眼睛仍贪婪地留在那女子身上，殷勤地问道：“头儿！这妞儿大概是吓昏了，要不要用水喷一喷？”

谢文龙沉声道：“不用！让她昏着好！你还不快出去！”

刘得泰缩头退了出去，谢文龙才找了一床干净的被单，将那女子全身裹好，刚忙完这些事，刘得泰又探头道：“头儿！车子来了！杜九也来了！”

谢文龙点头道：“很好！把你老婆跟车夫都赶开，叫杜九驾车，快点上衙门去！”

刘得泰答啦了，看看床上的死尸皱眉问道：“这个死的呢？”

谢文龙想了一想道：“这人也是个武把子，不过京师护

院教师中可没有这个家伙，多半是镖行里外来的镖师，回头你找辆车子拉着到处去问一问，找到了主儿，马上带着负责人来看我！记着要谨慎点，不许声张出去！”

刘得泰点头道：“知道了，兄弟先打听哪家镖行里丢了人再叫他们来认，绝对错不了！真晦气，大清早屋里跑出个死人，这碗饭真不是人吃的！”

对他的后一句牢骚，谢文龙倒是有点相同的感慨，刘得泰是为了养家活口，他又是为了什么呢？

刘得泰的动作倒是很快，等他抱着那个女子出门时，只有杜九坐在车辕上跟刘得泰两人在咬耳朵讲悄悄话。

谢文龙上了车子，放下车帘，杜九已经扬鞭吆喝了一声，赶着车子疾驶而去，谢文龙在车里只希望那个女的不要在这时候醒过来！谢天谢地，总算进入龙正堂的后宅门时，那女子还是在昏迷中，杜九停下车子，赶着去报告了。

不一会儿，一个俏丽的女郎带着满脸的忧色掀开了车帘，向他打了个招呼道：“谢头儿！您早！辛苦了！”

谢文龙连忙弯弯腰道：“三小姐早，大人呢？”

那女郎抑郁地道：“在前厅会客！”

谢文龙怔然道：“一大早就有客人来访！别是……”

女郎叹了一口气道：“正是为了这回事，和亲王府里九格格昨夜里丢了，和亲王正在跟爸爸发脾气。”

谢文龙大惊失色道：“和亲王的九格格，是她吗？”

说时用手一指包中的女子，女郎轻瞟了一眼道：“不错！前天她过生日，还请我去听戏呢！”

谢文龙呆了半晌才道：“这可糟了，朝中就是这位亲王跟大人私下里过不去，大人该怎么交代呢！”

女郎的眼中闪着泪珠，低声道：“谁知道呢！爸爸也是的，征西归来，放着清福不享，偏要干这个劳什子的九门提督，您把人交给我吧！”

谢文龙默然无言地抱起女子，女郎伸手接了过来，谢文龙才发现她是一个人前来的，女郎却苦笑道：“这件事怎么能让下人知道呢？我把他们都赶开了！”

谢文龙忙道：“我是说三小姐一个人抱得动吗？”

女郎露齿一笑道：“我小的时候也跟爸爸练过几天功夫，抱这样一个人还没有问题！”

谢文龙哦了一声道：“看不出三小姐还是文武全才呢！”

女郎红着脸道：“谢头儿开玩笑，我这点本事给您捡鞋还不配呢。人没有受伤吧？”

谢文龙道：“没有！只是受惊吓昏了过去！”

女郎点点头道：“那还好！她没有什么别的吗？”

谢文龙怔住了，不明白她问的是是什么，女郎的脸红得象山茶花，低声道：“我是问她的身体……”谢文龙这才明白了，连忙答道：“大概是没有，不过我也不敢详细检查！”

女郎怔了一怔才道：“我想也不应该的！否则就是太……太……太胡闹了！谢头儿！您快去见爸爸吧！”说完抱着那女子急急地走了。

谢文龙朝她的背影发了一会呆，才移步向前方走去，提督衙门与府第是连在一起的。龙将军西征凯归，劳苦功高，钦赐一等侯，也有着更为堂皇的赐宅，可是龙锦涛上表谢辞，情愿屈尊就职九门提督，住在他家里人口简单，只有一妻一女，两个儿子在外地做官，两个大女儿也出阁了，小女儿龙琦君——就是刚才那个女郎，也到了嫁